

憶 母 親

龔 奚 偉 奮

詩人常常把母愛比作春暉，但我把傘擋住了陽光。

我於民國三十七年離開上海，外子調職廣西柳州，我因腿傷未能同行。半年之後我一拐一拐勉強可以走路，非到柳州去不行了，就打電話向母親辭行，母親和我都泣不成聲，明知生離，後會有期，想不到却是永別！母親不認識字，故我到廣西之後，也無隻字家書給她。後來輾轉傳來故鄉的消息，母親於民國四十二年冬天去世，確切的日子不清楚，但我得到消息已是四十四年，我已歸主。我不知如何表達我的心意，她是「同善社」的信徒，講坐禪的，每天靜坐兩次，每次四五十分鐘，菩薩也拜，總之一心向善，是個修來世的信徒。母親對我談不上寵愛，因為那時重男輕女，女人的地位就靠兒子，而她偏偏只生一個兒子，七個女兒。所以她對女兒從小施以斯巴達式教養，自然淘汰，優勝劣敗，身體好的生存下去，體質差的魂歸離恨天。因此我有四個姊妹與一位妹妹均從小夭折，我們家人口多，但醫藥費支出最少，我母親最不喜歡醫生。小時候常常看見鄰居同伴生病，有人陪着講話，有吃不完

粟子、芝麻糖。我就「東施效顰」，喊叫說：「媽我肚子痛！」「不是肚子痛，是你肚子裏饞蟲在作怪。」我的計謀，常被媽一語道破；所以使我心裏不滿足，我常常覺得缺少什麼？那裏知道不是幼時的鍛鍊，我那裏有現在健康的身體？我什麼都吃，從不挑嘴；反看外子天天為小病折磨，溫度高一點發愁，低一點又急，痛苦不已。我現在常常想起我的母親，她不是把我像蘭花一樣栽培的，是把我當常青樹看待的，多澆水好，乾幾天也無妨，因為她太忙，做不完的家事，沒事還紡紗織布，說要給女兒做嫁粧。

七七事變，家鄉不靖，要向後方逃難，起初捨不得離開家，等到要走時却没有交通了。大哥僱了九部黃包車，加自己一輛車，由常州出發，要到鎮江去搭輪船到漢口，車資漲了十倍，自用包車到目的地後，就把車子送給車夫。我們一共乘十輛車子，其中有兩輛是嫁出去的女兒坐的，我知道大哥一定要來收車資，雖然他知道我並未做事，手裏有限的私房錢，用一個少一個，但絕不能在人家前蒙羞，還是親兄妹明算帳，我決定要付清車費。到了一個小鎮，車夫說肚子餓了，因

為我們是摸黑走的，白天有警報，不能開車；我們在一個小店門口歇下。母親假裝說內急，叫我陪她去；走啊走，母女走到一個小巷子裏，她在一塊石級上坐了下來。我說：「媽！這裏沒有一號，快點走，怎麼坐下來呢？」她悶聲不響，把棉褲捲起，時值嚴冬，氣候冷峭，那時的女人喜歡在棉褲裏穿一雙捲筒，男人則穿在棉褲外面叫套褲。媽媽太滑稽了，她把棉褲掀起來，在捲筒裏摸呀摸呀，摸出一個布包，一層一層拆開，一疊紅色鈔票，是中國實業銀行的，她拿出來五張，遞給我說：「你要入川，戰事不知何時結束？我知道你沒有錢，我也無經濟權，你拿了這錢，付了車資，還可剩卅五塊，此去好好保重，不要想家，嫁夫隨夫，以後看你的造化了。」她說着把褲管拉好，就蹣跚地向來的地方走，我手裏緊握了那五張鈔票，看着她肥胖的身子移動，我的眼淚很快流下來；我趕緊拭乾眼淚，追了上去，怕她難過，也怕兄嫂看見。

八年抗戰，我受盡千辛萬苦，想到母親就覺甘甜，並不是為錢，我是知道她也愛我。我自小由奶媽撫養長大，和父母終有一份隔膜，外婆是

太平天國時生的，在兵荒馬亂的時代中，所受家庭教育非常嚴厲。我在母親薰陶之下，雖然隨和了不少，但幼年總覺空虛，以為母親不關懷我，其實母親不善辭令，不會表現，待我是不錯的。我自歸主以來，學會萬事多思想，要讚美感謝，我從小所受辱罵，又何曾不是神的美意呢？戰爭結束，我歸寧回老家，母親看我那一堆垃圾行李，搖頭嘆息，以為女兒又錯配了夫家；其實後方回來的都是這樣子，我還留著兩隻金戒指呢！後來她看了我兩個兒子，說有兒就有翻頭（有發展的意思），媽千盼萬望只有一個兒子呢；那裏知道我現在會受盡無「女」之苦。媽吃素，但為著外孫每天買葷菜，此外還有零食吃。她又有拜神的約會，一禮拜有兩次，包車送她去，回來因時間不一定，爸爸總是叫她叫黃包車回家。她回來總是帶「馬腳爪」及「脆餅」給兩個外孫吃，馬腳爪是馬蹄形的餅，脆餅是方形的芝麻餅，比餅乾好吃。小孩子只要有吃就精靈了，只要母親出去，到了日暮，他們二兄弟就坐在大門口小檯上等。

母親節儉成性，出去一趟，要捐獻行善，還要銀外孫的嘴巴，所費不貲。她想假使走路回家，錢就可以省下買點心，反正小城市只有幾條石板路，離家又不遠，坐在車上不是一轉兩彎就到了嗎？所以一次她走迷了路，噢！怎麼前面一片陌生？當她發覺時已經日落西山，暮色沉沉，她又急又氣，只好僱了黃包車回家。因此使得我們在家的人，心急如焚，怎麼這樣晚不回來？已經炊煙四起，萬家燈火了，是不是發生意外，弄得大家心裏忐忑起來。忽然一聲「外婆回來了」，

大兒子在喊，只見母親滿頭大汗，神情緊張，小外孫不識趣，說外婆沒有帶東西回來。「你還想吃呢，外婆差點命都掉了，迷了路，愈走愈遠，不知走到那裏去了，平時認為『路』很熟，想走回來，多買一些東西給孫子吃，那裏知道今天多花三倍車錢，那裏還有功夫下車買東西。」母親一肚子怨氣，都發出來了。

「不好看門牌麼？」路生在嘴巴上。」不知誰岔了一句，母親更氣了，她說：「我就是不識字的苦呀！」我的外公是私塾的教書先生，我記得母親會背紅豆詞，說：「紅豆生南國，春來發幾枝，願君多采擷，此物最相思。」她是一面做家事，一面在聽外公教學生的。外公是性情中人，但外婆就是不給女兒讀書，使媽吃了不少苦

，而媽的愛心就是捨己，媽的節儉美德，也影響了我，媽不干涉我讀書，也未查過我的功課，倒是我自己不長進，一事無成。

我現在做祖母多年，想起種種，做人實在艱難，才覺得做母親不容易，越發常想念起母親。今年七月十四日是母親冥壽，我一定要寫篇文章紀念她；可惜她那時沒有聽過福音，否則她必是神國度裏的人，因她一向樂善好施。我已向教會長老商量過，要選一個日子替母親做紀念聚會；為了紀念母親，我把為她預備的費用擺上移作中和教會建堂之用。因為我們在老家已捐獻開了中學，教堂對她雖然陌生，但她生前一向敬畏神，她一定樂意我這樣做。母親，您安息吧！（摘自落日餘暉）

大專 最新應用文

邵健行 著
定價壹佰伍拾元

本書為邵健行先生精心傑作要目有：應用文的涵義、特質、種類。書信的種類、結構、術語。便條。名片。柬帖。公文。電報。會議文書。規章。契約。慶弔文。對聯。題辭。啓事。廣告等應用文範例。王成聖教授作序。

郵撥一四〇四四號中外雜誌社帳戶